

周末整理东西,翻出一本浅绿色塑料皮笔记本,打开看时,是一本日记,细细读来,多是大学毕业前夕惶惶不可终日的文字留存。看着眼前这些拘谨、秀气的笔迹,那些年,我们经历的笔试、面试,仿佛潮水般涌来……

大三下学期的时候,还在考研和找工作之间摇摆不定,买了该买的考研教材、辅导资料,也会早起晚睡的奔波于宿舍和教室之间,甚至还和大家一起听过任汝芬老师的政治辅导课;但是也准备了近百份的求职简历,投了数十份,参加的招聘会也有十数场,随着时间流逝,多数已印象模糊……

印象最深的一次面试是在民生百货公司。那年的冬天非常之冷,我们很早过去参加笔试,完了后公司就通知下午面试。早上过去穿的很随便,只能抓紧时间回到学校,换上正装再赶过去。参加面试的人很多,焦虑忐忑中等待,直到晚上七点半以后才轮到我们。进去以后,非常庆幸回去换了回衣服。正装这个东西,不穿吧,可能不会损失什么,穿上了,一定会有股无形的力量给你勇气和自信!这次的面试模式是“五对一”,我自己倒有些莫名的兴奋,不过可能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没有“面试宝典”中讲到的激烈和险象环生,不过民生公司的这次面试,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规范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笔试则是在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时间非常长,不下五个

那些年,我们经历的面试

小时吧。笔试的内容也很丰富,有两道题目时不时还会想起来,一道是关于企业文化的,让大家谈一谈对研究院的认识,接触的时间太短,之前也没有做足功课,只记得写了好多点赞式的话语,当时好像还是比较真诚的。另外一道题目是让草拟一份合同,傻眼了,合同法选修过,可是合同文本是什么样子,没有一点轮廓和概念。残酷的教训再一次证明: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科教育中引入实务课程;重视暑期实习;鼓励学生参加法律援助,甚至代理案件,以便熟悉和掌握一定的实务技能,意义和价值是实实在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不能草拟一份合同框架的尴尬和无能,好容易累积起来的专业自信和职业荣誉便轰然倒塌,这种切肤之痛,多么希望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不要去尝试!

还有一次笔试也有印象,是在西安日报社。上午一场综合素质测试,下午一场新闻学专业测试。深切地感受到了“隔行如隔山”的无力和飘渺。一直以为,如果说大学期间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话,我希望是图书馆,不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可以在法律政经书库精读专业书籍,也可以在文学书库文艺一把,更可以在现刊阅览室读读八卦卖萌,走出校园,十八般武艺,你总得有一样能拿的出手。也许,今天所做的一切,以后全无用处,却不至于在将来需要的时候,手忙脚乱,连根救命的稻草也无处可抓。

日子在指缝间流逝,考研的日子终于来临,2007的冬天特别的冷,大家在冰天雪地里赶考的时候,我蜷缩在西安某所高校的宿舍里,清谈论道。总是辜负了一个推心置腹帮助自己的人,愧疚之情,延续至今……

过完年之后,选择清晰了,其实也没得可选了。先后在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比亚迪公司去面试,总是乘兴而去,乘兴而归,最终都是败兴的结果。周围的同学们,或读研,或工作,大家的归宿渐趋明朗。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九冶公司下属一个分公司终于向我摇了摇橄榄枝,就这里了!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公司通知我们去签就业协议,就在跨进公司大门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灞桥法院要招聘书记员,你愿意去吗?”听起来还是比较有诱惑

力的,于是给九冶公司人事部门扯了个谎,暂且搁置了下来,那时还没有直接拒绝的底气。

灞柳依依,2008年5月4日,一个容易记住的日子,来到了灞桥法院,开始了特聘任书记员的苦逼日子。那时候还住在宿舍,南郊大学城到灞桥纺织城,纺织城到南郊大学城,大清早出门,披着星辰回来,反反复复,坚持到毕业。灞桥法院,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站,所在的民一庭当年又是主办离婚、人身损害赔偿和劳动争议等类型案件,繁杂琐碎,压力巨大,真诚地付出了很多辛苦和努力。离开灞桥法院数年了,我时常会想起那段日子,想起我们“民一五虎”,想起那个近乎完美,如今也被案子折磨的经常吐槽的“答书记”……

灞桥虽好,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又参加了省招公务员考试、基层政法干警定向招录考试,笔试、面试,历经种种,终于体会到了“面试宝典”之类的精妙,虽未得真传,倒也助我登堂入室,从此开启了另一段酸甜岁月……

从2004年秋算起,与母校结缘整十年了;2008年毕业至今,离开政法园也整六年了。回望十年走过的路,少了些传说曲折,多了些平淡无奇;少了些跌宕起伏,多了些波澜不惊。那些年,我们经历的笔试、面试,如今读来,仿佛凉白开一般,寡淡无味,但对我而言,却是青春岁月里不可复制的回忆和怀念……

(作者:孙科,民商法学院2004级校友)

十年秋雨一生情

十年过去了,遇到这样的雨天,貌似没有自在多少,同样,十年后的自己依然不是个好学生——我正带着自己羞于拿出来示人的法律硕士毕业论文去找指导老师签字。

雨真的好大啊!

西安的9月特点就是这这么鲜明,2004年军训拉练那夜的雨就是这样大,从晚上12点开始,伴随了我们整个行程,谁不是被浇了个透,谁还在意那什么形象,每个人心里都憋着劲,生怕赶不上大部队前进的脚步,直到第二天早上到达秦岭山下的陆军学院,40多公里的拉练行程终于到达了终点,喝下一碗学校送来冒着热气的姜汤后,我们每人把属于自己的五发子弹全打飞了,后来听教官说,几千发子弹打出去了,靶纸全是新的。每每想起那次拉练经历,我总是满骄傲:坚持,坚强,才能走更远的路。

我与母校就这样认识了。

今天,十年后,我一步步向校园深处走去,却仿佛是在一步步远离着母校,交了论文,答辩结束后,我又会有几次机会再回母校啊?!人往往在面临结束的时候就会想起开始,就像此刻的我,回首望去,十年前的自己,一踏进政法的校门,竟会成就我一生的牵挂。

那是我,早上闹钟响了好几遍还不起,宿舍友帮忙答到;最怕的就是英语老师听写单词、课堂提问时那尴尬的安静;那真的是我吗,胆怯自卑,怨天尤人;那就是我,期末考试前才翻开还崭新无比的课本,逢人便说西北政法大学有多菜;那真的就是我,对自己的大学毫无情感,没有听过任何一次法律讲座,甚至没有参加毕业典礼……

我应当深深地忏悔,那被肆意挥霍在西北政法的四年时光,在走出校门后不断扇着我耳光,啪啪作响。我明白,迷失在大学校园里的不止我一个,我们的领悟都是在离开以后,在相隔很远的工作岗位上惺惺相惜,怀恋曾经,悔恨当初。所幸读了在职法硕,最近三年来再次和母校亲近,我也竭尽所能好好学习,试图来减轻负罪感,然而我还是做的不好,总是被知识之外的事物扰乱,不得不承认,步入社会的自己,已经无法心无旁骛地扮演学生的角色了,就像包里那篇论文,徒有其表罢了。

等老师的时候,一名2014级硕士新生充满好奇地问我好多问题,看得出他壮志在胸,我在心里默默祝愿他能如保尔·柯察金说的那样,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要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就让我好好与母校再亲近一次吧!雨中的教学楼如同海市蜃楼那样美丽,嵌在天平顶端的时钟从未停止过,从2004年走到了2014年;湖面的睡莲安静优雅,享受着天然的沐浴,岸上的石凳前面被踩出了深深的坑洼,里面填满了水,一届届学生在那里坐过,拂过杨柳枝条,看过落日余晖,回荡过朗朗读书声;开阔的广场是母校的胸怀,好学生和坏学生都从那里走过,无论是离开还是归来;越是离开的久,越能感到自己的粗浅,哪怕一块石头,一片叶子,在政法园都有别样的色彩。

我今生也不可能成为法学大家了,甚至一生只能从事跟法律无缘的工作,但我坚信,从政法学到的法学理念将伴随我一生,公平公正之心所向,文明向善是心之所往。已经走过的人生无法改变,只求未来的自己,不要让任何一位老师羞于承认我是政法的学生。

(作者:曹睿萍,民商法2004级校友,现就职于兴平市国家税务局。)

那一年的中秋

那一年是1998年的秋天,我们还是一群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小女生。

我们脸上明显还带着点单纯、稚嫩和朝气。我们宿舍一共八个人,来自不同的城市,性格也各不相同。老大颖来自北京,带有老北京的那种沉稳与大气;老二玥来自陕西的汉中平原,很有梦里江南,水乡温柔的感觉;老三夏独自一人从遥远的阿克苏背着行李,来到学校报到,让人觉得很坚强;老四兰来自冰冷的黑龙江,性格里有北方人的那种豪爽,我们称她为柿子;老五慧的家在铜川,刚开始觉得她很柔弱,但以后才知道她性格里的那种坚韧与勇敢;老六娜是河南人,活泼、可爱的一个女孩,也很讨人喜欢;老八霞,因为姓郭,排行最小,我们都昵称她为小锅巴。她来自平遥,虽然年龄很小,但为人却四平八稳。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性格也各不相同,但我们八姐妹却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吃饭、上课、上自习、休息、逛街等,我们都是一个群体,步伐也是一致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八人上体育课的运动服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大家约好一起在康复路买的。平时,只要看到我们宿舍中的一人,其他的同学必在附近。这样的情形也,应该也是学校里一种独特的风景。

98年的中秋,是在国庆里面。国庆放假七天,由于大家都刚入学不久,即使家离学校不远的都不愿意回去,我们都窝在宿舍里,天南海北胡侃,个个笑得花枝乱颤。侃着侃着,我们就说到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提及中秋,大家都不由得想起了家、想起了父母、想起了自己的亲人。我们都是第一次出家门、远离父母的人,想到独自一人在外地过中秋节,心里都难免有点涩涩。渐渐地,气氛就有点不对了,有人发出了小声的抽泣声,一看,原来是比较感性的老二玥。在玥的带动下,大家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气氛越来越压抑,老三夏支撑不住大声哭了起来。或许外表坚强的人,有时心里往往是最脆弱的。夏哭得很伤心,真的是想家了吧。大家的情绪都受到了感染,我们个个都抱头痛哭,宿舍里哭声一片。不明情况的隔壁宿舍同学急冲冲跑过来,连连敲门问:“你们怎么了?”

还是老大颖有魄力,她赶忙擦干眼泪说:“没什么,没的。”等隔壁宿舍同学走后,她接着说:“大家都不要哭了。这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我们一定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然后她又说:“大家想想中秋节我们做什么呢?”有的说集体出去逛街,有的说集体去公园,有的说



集体去上自习……真是七嘴八舌,什么主张都有。颖最后说:“我看这样吧!平时我们都吃食堂,中秋节就凑份子,一起去吃顿大餐吧,来庆祝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最后商定,一人出十块钱,一共八十块钱去学校附近的香香大盘鸡店吃大盘鸡。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费一月也就三百左右。平时基本都在食堂里吃的,二、三块钱一顿,花十块钱吃顿晚饭也算是奢侈了。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集体来到了大盘鸡店,点了一盘大盘鸡,记得是三十五元一盘,然后又根据八十块的总额计算着点了几碟小菜,一人一小碗米饭。大家围成了一桌,一边吃,一边说着开心的话题。不知不觉间,菜就见底了,米饭也见底了。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再加点钱再来点了,还是就这么结束了。颖问:“大家说怎么办?”大家都不怎么吱声。在颖的一再催促下,娜说:“要不我们再加钱,吃饱好了。”柿子说:“还是不要了,我们都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形下,颖说:“大家来表决吧!同意再吃点的,手心向上;同意差不多的,手背向上。”结果,手背向上的占多数,于是我们的第一次大餐就在吃得差不多的情况下结束了。

后来谈起此事,大家都很有兴致地问:“那天你们吃饱了吗?”大家都哈哈笑着说:“没有的”。或许,有没有吃饱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八个人在一起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了我们在陌生城市的第一个中秋节,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的温暖。

一晃快十年过去了,大家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天津、有的去了江苏、有的去了深圳、还有的留在了西安……天涯海角,只能共赏明月,却很少能见面了。后来听说,香香大盘鸡店被拆了,不存在了。但是,我相信,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无论时间多么久远,无论大盘鸡店是否还存在,在我们的心理,大盘鸡店是永远存在的,同学之情也是永远不变的……

(作者:萧云儿,经济法1998级校友,现就职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